野獲編補遺

野獲編補遺卷二目錄

內閣

野獲編補遺卷二

秀水沈德符景倩著　桐鄉錢枋爾載輯

內閣

閣臣事寄

高皇帝自丞相胡惟庸謀逆革中書省置四輔官秩從一品以代丞相至洪武十五年以王大中敗事革四輔置殿閣大學士以備顧問劉仲質爲華蓋殿吳伯宗爲武英殿宋訥爲文淵閣吳沉爲東閣俱稱大學士十八年朱善又爲文淵閣蓋太祖朝所拜大學士止此矣建文朝以尙書卿寺參國政方孝孺僅文學博士亦預政

地無殿閣之名文皇即位始以詞臣解縉等七人直文淵閣其後列聖輔臣以保傅尚書入爲殿閣大學士者不過曰直文淵閣或曰直內閣或曰入閣辦事俱爲眞相而徐有貞至以掌文淵閣入銜則閣名之重實昉於永樂初年至今稱政地諸公及諸公自稱亦曰閣臣如故也洪熙元年正月仁宗肇建宏文閣葢昉太祖宏文館而改閣名謂大學士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選端謹老儒數人備顧問於是鑄印章命翰林學士楊溥掌閣事親以印付之命之曰朕用卿等於左右欲廣知民事爲治道之助如有建白即以此封識進來其

奇幾出文淵閣之上時楊溥未爲輔臣而士奇以少師進華蓋殿楊榮以少保進謹身殿矣因以侍講王進及儒士陳繼等三人改授官以佐溥至仁宗昇遐宣宗嗣立溥乃以宏文閣印繳進上命溥入內閣輔政王進等各還原任人知閣臣之有文淵而不知有宏文權任之重也

閣臣喪子賜賻

本朝閣部大臣聞喪賜賚者如仁宗朝夏原吉以至今上張四維俱有恩䘏至於卑幼之喪則未之及也惟宏治十四年大學士李東陽以胄子兆先夭歿在告上命

太監甯誠賜賻金五十兩曲加慰諭命喪畢卽入閣辦事則前代所無之典他日長沙公受孝宗末命輔翼嗣皇值逆瑾八黨諸變亂嘗亦追念此等恩遇至嘉靖十八年大學士李時子光祿少卿坦卒上亦命賻三十金蓋用長沙公例

內閣密封之體

宏治十二年九月大學士劉健奏昨太監陳寛傳旨今後但有票擬文書卿等自書自封密進不許介人代寫仰見上委任腹心防閑漏洩之意但內閣事情誠為秘密在祖宗朝凡有咨訪或親賜臨幸或召見便殿屏開

左右造膝密諭以爲常制且如宣宗屢幸內閣今閣臣不敢中坐英宗不時名李賢憲宗亦名李賢陳文彭時上有密旨則用御前之寶封示下有章疏則用文淵閣印封進直至御前關拆臣等所目見今朝參講讀之外不得復見天顏即司禮監亦少至內閣上有命令必傳之內侍內侍傳之文書房文書房傳至閣臣等有陳說亦必宛轉如前達至御前今聖上若有諮議乞仍照祖宗舊事或名臣等面諭或親灑宸翰數字封下或遣太監密傳聖意庶事無滯洩上是之蓋自十年三月一名之後至是兩朞餘矣上雖納其說直至次年四月廿九

日始召劉李謝三閣臣至平臺面商英國公張懋等辭兵柄疏五月初三日又召亦爲勳臣請解兵權其後亦不復召至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以聖慈太皇太后崩復召輔臣劉健等三人至內煖閣議陵寢祔葬事蓋自十三年後又閱四期矣廿二日又召對爲祀孝穆皇后奉先殿也史臣云自庚申之召不奉接者已五年至是始連奉顏問以爲幸云本年六月廿二日上以虜中逃回人口又召三臣入對於煖閣至七月十五日又召三臣對於煖閣爲邊上用品字坑也九月三日以來日開日講召三臣入對煖閣又半載爲十八年四月十六日上

又名劉健等至內閣議吏戸二部事自此遂不豫以及大漸矣故孝宗實錄於召對一事但紀內閣三輔而劉華容之爲本兵戴浮梁之爲總憲其召對頻數十倍於三輔而一字不之及則揆地總裁雅意可知矣○孝宗憑几之詔僅命三輔臣受遺而不及劉戴二公則內外親疏之別也二公尚不能見幾而作華容遠戍胎於此矣但孝宗朝最稱官府一體而閣臣密奏與主上密諭上下傳達必內臣數轉而始得寓目葢扞格之端開已久矣孝宗雖能與劉戴諸公屏人謀斷不免爲政地所忌至今日內閣之權日輕百叩不能一答況部院之長

敢望晝日之接耶

儒生保輔臣

嘉靖九年八月桂萼被給事中陸粲彈章與張璁同罷
以尚書致仕未幾璁即召還而萼仍家居史館儒士蔡
圻揣知上意上疏頌萼功請名之上即俞其言賜萼勑
奬諭敦促上道矣至十二月萼未至聽選監生錢潮等
又上疏請遣使趣大學士萼還朝與璁共輔政時去歲
終禁封三日耳上怒謂大臣進退斷自朝廷乃敢狂率
奏擾且倡自蔡圻并圻下法司逮訊時人快之時萼尚
在家宜即堅辭未幾赴闕然已與張隙不得行意邑邑

歲餘仍致仕去遂死蓋患得患失兼而有之蔡錢二生何足責也

僞畫致禍

嚴分宜勢熾時以諸珍寶盈溢遂及書畫骨董雅事時鄢懋卿以總鹺使江淮胡宗憲趙文華以督兵使吳越各承奉意旨蒐取古玩不遺餘力時傳聞有清明上河圖手卷宋張擇端畫在故相王文恪冑君家其家鉅萬難以阿堵動乃託蘇人湯臣者往圖之湯以善裝潢知名客嚴門下亦與婁江王思質中丞往還乃說王購之王時鎮薊門卽命湯善價求市既不可得遂屬蘇人黃

彪纂眞本應命黃亦畫家高手也嚴氏既得此卷珍爲異寶用以爲諸畫壓卷置酒會諸貴人賞玩之有妒王中丞者知其事直發爲贋本嚴世蕃大慚怒頓恨中丞謂有意紿之禍本自此成或云即湯姓怨弇州伯仲自露始末不知然否以文房清玩致起大獄嚴氏之罪固當誅但張擇端者南渡畫苑中人與蕭照劉松年輩比肩何以聲價陡重且爲祟如此今上河圖臨本最多予所見亦有數卷其眞蹟不知落誰氏當高宗南渡追憶汴京繁盛命諸工各想像舊游爲圖不止擇端一人即如瑞應圖繪高宗出使河北脫難中興諸景亦非止一

人今所傳者惟蕭照耳然照筆亦數卷予皆見之

宏治召對

宏治十年三月經筵畢召對大學士徐溥劉健李東陽謝遷商議處分本章史謂宣召顧問實始於此先一日刑科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黃山等論救內臣何文鼎素著狂直請宥其罪上嚴旨切責謂事在內廷何由而知令其回話次日四臣召對而不敢及此事召對之次日禮部主事李昆吏部主事吳宗周又各特疏力救何文鼎上報聞而已四輔臣終無一言蓋鼎疏正糾張鶴齡兄弟溷濁宮闈中宮方盛怒必欲殺之以故大

臣杜日文鼎竟死於杖下焉用彼相哉其負孝宗恩禮甚矣

桂文襄受賂

雲南巡撫傅習者桂少保萼同鄉進賢人也在滇時令僕以金寶二鑵通於桂求內轉標題曰黃雀銀魚桂時方秉銓受而語僕曰語爾主此處來不得南京去罷踰月遂推南廷尉行至鎮遠而死此嘉靖戊子年事時人紀以一絕曰黃雀銀魚各一罌長安陌上肆公行若教冢宰持公道安得南京大理卿滇人至今能道之舊傳桂見山有素絲之節謬矣

閣臣奉使

輔臣出使者人知嘉靖中楊文襄之督關陝翟文懿之閱九邊而不知二公之前景泰五年命太子少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江淵往山東河南撫安軍民時淵以故相從丁艱服滿至京也又命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王文往江南諸處撫安賑䘏時文正居三揆從閣中出俱許便宜行事較之改官兵部行邊落閣銜者又不同然江王之前又有永樂十年諭德楊榮之經略甘肅雖係閣臣亦因邊事與嘉靖同

閣臣奪情奉差

閣臣百僚師表奪情不喪何以示天下成化間李南陽與今上張江陵俱以此蒙大詬然在先朝則有之永樂間楊榮先丁父憂繼丁母憂兩情俱奪黃淮母喪胡廣母喪俱以特旨奪情宣德初金幼孜母憂張瑛父憂楊溥母憂亦遵眷留之旨起未嘗終喪內惟張瑛無所建立若諸公俱表表人傑也自以主上心膂所寄不忍恝然猶為有說未有借綸扉而就輅車者惟景泰間閣臣江淵以憂請景帝留之不數月即以江淮大祲奏勅往賑時同使者為閣臣王文亦以奪情賑濟江南皆同時報命又二年而英廟復位淵以出理工部僅謫戍而文

則西市尖鋪區苴麻下充賑使寧不汗顏此景泰五年事是年巡按陝西御史王越聞父喪不候新任御史代寧交代爲右都御史羅通所糾命宥之以王威寧生平有此一事人固不可量至若李南陽甫爲羅倫所糾卽持節立皇貴妃萬氏張江陵甫爲吳趙等所糾卽持節立今上中宮王氏無論於國家吉典爲不祥且何顏對同衙門建言三詞臣較之江王坤更異矣

成化三相之去

憲宗中葉自首揆商文毅去後則萬眉州安代之最爲不才次揆爲劉壽光珝三揆爲劉博野吉雖貪險稍亞

於萬其爲庸碌一也三公自成化十三年同執政直至二十年壽光始行二十三年眉州亦逐時去憲宗升遐僅匝月耳惟博野在孝宗朝當國直至宏治六年始去位然壽光以受德王名酒眉州以認萬貴妃同族且進淫藥俱見擯於憲宗末年及孝宗初政爲天下所快博野因撰壽寧侯張巒誥命稽遲忤旨正在極治之世反得美名以行眞小人之幸也

正德三相之去

閣臣自三楊以後體貌漸成眞相拜罷俱以禮惟天順初元王千之陳芳洲誅竄最爲重典然鼎革之際所不

論也其後則萬眉州之斥狼狽爲甚至孝宗一朝而隆禮輔弼有加矣正德初年逆閹竊柄如焦如劉如曹固廝劣下材品尤在眉州之下然泌陽稔惡最久其敗乃在逆瑾之前雖云致政毫無禮遇鈞州入閣僅三日亦爲張綵所擠借省墓以行未幾瑾誅而二公削奪及之矣曹含山拜相最後不三月而去位自知爲瑾親舊上疏願赦罪爲太平之民遂斥爲編氓是三人者即僕隸亦羞稱然而黃扉之體糜爛已盡則至嘉靖中葉貴溪檻車之徵今上初元新鄭羸車之譴已權輿於此矣至若往年翟諸城之削籍擠由同列近歲張新建之閑住

指出內廷雖俱踉蹌就道識者皆知其故

隆慶七相之去

穆宗初政在揆地者凡六人江陵張公爲末相次揆新鄭高公既與首揆華亭徐公失懽南北言路連章攻之張故徐門生爲之調停其間慫慂高避位三揆安陽郭公爲公同鄉厚善亦非徐所喜張亦佐徐逐之未幾徐首揆被言張又與大璫李芳謀合歸里興化李公代徐爲政益爲張所輕乃市恩於高起之家且兼掌吏部而次揆南充陳公與興化俱爲張與高所厭相繼逐矣其最後入閣者內江趙公歷城殷公趙有時譽時時凌高

張二公出其上殷入在下中且與高隙張既乘間擠去趙亦與高爭權張合疏排之行至穆宗憑几僅高張二公受遺而仁和高公入不兩月怏怏不得志卒於位蓋隆慶一朝首尾六年與江陵同事者凡八人皆以計次第見逐新鄭公初爲刎頸交究不免嚴譴此公才術故非前後諸公所及

閣臣賜蟒之始

蟒衣爲象龍之服與至尊所御袍相肖但減一爪耳正統初始以賞虜酋其賜司禮大璫不知起自何時想必王振汪直諸閹始有之而閣部大臣固未之及也自宏

治十六年二月孝宗久違豫獲安適大祀天地視朝誓戒時內閣爲劉健李東陽謝遷俱拜大紅蟒衣之賜輔弼得蟒衣自此始最後賜坐蟒更爲僭擬嘉隆間閣臣徐張諸公俱受賜至三至四沿襲至今此前代所未有也至於飛魚斗牛等服亞於蟒衣古亦未聞今以頒及六部大臣及出鎮視師大帥以至各王府內臣名承奉者其官僅六品但爲王保奏亦以賜之濫典極矣○大帥得賜蟒始於尚書王驥正統六年南征麓川時次年卽封拜此雖邊功實係恩澤且出自王振不可訓也

閣臣橫恩之始

閣臣預邊功始於正德初年然云帷幄之勞猶爲有說至嘉靖中葉遇萬壽聖節加恩閣臣如夏貴溪之加官銜嚴分宜之由宗伯進閣及後拜上柱國徐華亭之子進璽卿俱以此得之嚴雖辭上柱以佪夏言而其子世蕃亦因以進太常卿其他聖節進秩加祿則與華亭歲歲拜命已可異矣至主上婚禮何關臣下而嘉靖十三年立孝烈后首揆張永嘉以少傅進少師次揆方南海李任邱禮卿夏貴溪俱以官保進少保至今上戊寅大婚次輔呂桂林以少傅進建極殿三輔張蒲州以官保進少保首揆江陵雖力辭而取償於服闋之日此何說

也至壬午年今上元子生首撥蒲州公以少傅進少師次撥吳縣公以宮保進少保三撥鄞縣公以尚書進太子太保儼然與戚畹及大璫輩同拜恩命尤本朝所未聞○弇州謂輔臣受大婚之賞始於江陵者誤若邊功武廕則自華亭後惟江陵受之其後皆力辭以至於今

贈上柱國

弇州述異典大臣爲上柱國者生拜則夏貴溪言歿贈則張江陵居正按生拜者固止夏一人而贈官尚有江陰侯贈特進江國公吳良以開國公歿於洪武年得追崇上柱國其生前勳號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

祿大夫柱國從襲一輩至永樂失侯又太子少師姚廣
孝以靖難功歿於永樂年得贈推忠報國協謀宣力文
臣榮祿大夫上柱國少師榮國公其生前以未開五等
且無子不襲蓋得上柱國於身後者共三人一文一武
一僧其後人俱泯泯亦異矣○吳良贈上柱國見吳伯
宗所撰神道碑廣孝贈上柱國見文皇御製神道碑

內閣失印

文淵閣印一顆用銀鑄玉筯篆文乃宣宗所賜止許閣
臣用以進奏不得施於外廷歷世相傳珍護至萬歷十
四年四月廿六夜忽爲何人連篋盜去大學士申時行

等上疏請罪上命窮追嚴治竟杳無蹤跡上不得已重
鑄以賜今所用者是也自此閣權漸輕官府日以隔絕
至今日而天顏咫尺輔臣不得一望清光或云失印致
然恐亦揣摩之說當失印時典籍吳果司其事僅奪俸
兩月而已識者以爲罰太輕果杭州人後加官至太僕
卿按失印一事與唐裴度中書印相類但裴旋得之而
此終於失耳○嘉靖十一年大學士李時藏上所賜圖
記所謂忠敏安愼者於內閣亦被竊去具疏以聞上命
所司遍緝亦不得
閣臣久任

自永樂以後閣臣始專爲輔弼而在事久者如胡吉水廣在閣十七年楊建安榮在閣三十九年楊泰和士奇在閣四十三年金新建幼孜在閣三十年此輔政之最久者次則楊石首溥兩任實在閣十六年正統以來則陳泰和循十四年而不免於戍彭安福時兩任實在閣十八年高興化穀十三年商淳安輅兩任實在閣十九年李南陽賢十年萬眉州安十九年劉壽光珝十一年劉博野吉十八年徐宜興溥十二年劉洛陽健二十年李茶陵東陽十八年楊新都廷和兩任實在閣十六年費鉛山宏三任實在閣十二年謝餘姚遷十二年再出

止半年梁南海儲十二年翟諸城鑾二任實在閣十三年張永嘉孚敬三任實在閣十年夏貴溪言二任實在閣十一年嚴分宜嵩二十一年徐華亭階十七年張江陵居正十六年申吳縣時行十四年王太倉錫爵十一年今再名未出○國初眞爲宰相則有李善長自高皇帝建元帥府稱都事稱參議參政司馬以至丞相凡十七年胡惟庸自參政至相共十一年然皆以逆伏法自此罷丞相置四輔官僅三年乃改置大學士終高帝之世至建文帝卽位又廢大學士而以各卿佐參預國政至文皇復設閣臣以至於今

宰相前世僧

前代宰相如房次律張天覺輩以比邱轉世爲大官者不勝紀若南宋杭州之覺長老因見史浩姬妾環侍動心遂投胎爲史彌遠以償其淫侈此眞佛家所謂一念墮落也本朝楊文襄公一淸本雲南安寧州人徙居丹徒因終老焉自云前生爲安寧老僧薰修頗久當得小果因慾心尙熾被罰爲士人生而天閹雖出將入相窮極富貴猶之內廷一大璫耳以世福論之楊遜史百倍然史以再世恣其漁色楊以再世斷其淫根慈氏所以警悟文襄而玉成之不可謂不厚矣楊自號石淙蓋安

寧勝境也以示不忘本云楊生於滇楚人又曾流寓巴陵晩始定居南徐楊爲提學時年甫三旬即立姪爲嗣葢久以不男自安矣○世傳其夫人晩年有諷以畜妾生子者夫人笑曰老身尙是女兒人始知楊之隱宮非妄傳也

輔臣掌都察院

都察院之長即漢御史大夫號爲亞相今爲風紀重臣主糾察百僚未有以閣臣兼者本朝惟有嘉靖六年丁亥張永嘉隆慶四年庚午趙內江二人而已張初用大禮暴貴又起大獄以媚郭勳遂以侍郎學士兼掌西臺

下三法司官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原問官山西巡按御史馬錄等於獄盡反張寅李福達之案獄成戍斥者百餘人永嘉因以功進兼文淵閣大學士再晉尚書仍掌院事次年晉少保始歸閣趙因高新鄭掌吏部欲非時考察科道恐人議之乃以內江掌院共事然舉計典時越多所牴牾察完未匝月高即嗾門人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其庸橫趙辯疏直發其謀云橫非庸人所能也臣眞庸臣耳若拱乃可爲橫臣且有楫爲之腹心羽翼他日將不可制其言甚辨終不勝而去二公兼署雖各有本末然總非制也○張寅即妖賊李福達人人知之

著辨者亦衆後蔡伯貫於蜀被擒其獄詞中載有甚詳雖永嘉以一時私臆且邀上命刻欽明大獄錄以鉗天下而其非終不可滅福達孫仍以叛誅庚午高趙同事所斥譴臺垣如魏時亮陳瓚等數人俱先後起廢登八座稱名臣則閣臣傾憲亦未足爲重也

參高新鄭疏反覆

徐高二相之相傾也御史齊康劾徐華亭六科陳瓚等十三道淩儒等各公疏攻康謂康座師爲新鄭實㗇之六卿亦各有疏吏部楊襄毅將以太宰爲首至戶部公本則葛端肅守禮當首列名力辭不可左侍郎劉自强

新鄭同里素厚也奮然代爲首上之其劾康與新鄭大指同臺省康既重貶新鄭去位葛亦請告歸又次年華亭復爲給事張齊所劾六卿復有疏留仍楊襄毅爲之首華亭既去左都御史王廷乃發齊奸利事坐枉法受贓遣戍至三年而新鄭再起以輔臣兼吏部時自强巳爲南司徒矣新鄭終以鄉曲故舊未忍遽逐且名爲北司寇至則面數其罪訴厲甚至久而釋之自强乃爲張齊白冤狀謂王廷阿當事意比附成獄齊所坐毫無實事上命昭雪齊罪名補州佐尋進京堂而自强仍爲新鄭所昵如初至六年新鄭爲給事曹大埜劾以十大不

忠時穆宗方重眷新鄭衆意其必不去於是九卿科道復參太宰保新鄭如初元之於華亭時楊襄毅再起以太宰領兵部仍爲疏首高徐相業與疏之是非不必論但前後背馳一至於此劉自强何足言若楊襄毅亦竟作兩截人可惜可歎

江陵議分祀天地

夏貴溪之議天地分祀也本世宗聖意又因張永嘉微露其旨而獨疏上請舉朝莫能抗至隆慶初雖有言其非者而太監李芳主之尤力時禮卿爲高儀以議出中官力阻之至今上登極之三年張江陵當國深以分祀

爲謬欲仍太祖合祀之舊乃上郊禮圖考一書首叙分
合沿革之由次具壇壝陳設規制等項釐爲二冊以呈
御覽名曰新舊考其末斷以己意其略曰臣等按國初
分祀天地至洪武十年乃定合祀之制以正月上辛行
禮於南郊大祀殿行之百六十年至世宗始按周禮古
文分建南北郊壇而不屋南郊以冬至北郊以夏至復
有孟春祈穀季秋大享凡四郊焉隆慶初議者請罷祈
穀大享復合祀天地於南郊先帝深惟三年無改之議
獨罷祈享二祭而分祀姑仍其舊蓋有待云爾夫以冬
至極寒而祼獻於星露之下夏至盛暑而駿奔於炎歊

之中一歲之中六飛再駕時義斯爲戾矣且文皇再造宇宙功同開闢配享百餘年而罷之故世宗雖分建方圜而中世以後竟不親行雖肇舉大享而歲時禋祀止於內殿斯禮之在當時已窒礙難行矣況後世乎臣以爲宜遵高皇定制歲一舉合祀之禮而二祖並配斯時義協人情順矣今未敢輕議以俟聖明從容裁斷此疏上不匝月卽有御史劉臺參劾一事江陵後亦因循不復談及按合祀一說最爲確當使其久柄政府必仍舊貫無疑然江陵身後攻之者尋瘢索瑕以功爲罪若此說得行必又以悖逆皇祖無將大不道第一案坐之矣

任事甚難言哉

辱宰相使者

吾宗少河公諱元華當萬歷間以銀臺秩滿當遷時申吳縣領首揆遣人詢之少河公謂京堂缺有左都大理然廷尉清苦恐非所宜公縛其人於柱鞭而遣之復之曰吾家世守淸白位之冷淡非所患也申亦不罪遂轉南大理申與公爲同年故不至責然十年廷尉終申之相不得再遷則申亦不能無議焉

朱成國張眞人

成國朱希忠卒詔贈定襄王朱宿衞多年謹厚無過然

從無軍功忽得異姓王中外駭之而無一人敢指言者
則江陵相主之也又龍虎山張眞人自隆慶初年革其
一品銜降爲提點天下快之萬歷初復還其故秩亦無
有擬其非也江陵公專擅不必言若此二事謂非苞苴
所致我不敢信壬午以後追刻江陵毛舉瘢索不遺餘
力猶未有舉張眞人事以實其罪者朱亦最後始有言
者奪王然江陵罪不因之加而眞人爵終亦如故孔褒
論至今驗如此

天啓聖聰

頃自乙巳大典四明密揭留科道諸臣爲朝論所不與

杜門不復出時次揆歸德代為政羣賢輻輳其門末相山陰拱手受成而已歸德既在事亦毅然以天下自任凡諸政事不便者屢進揭爭之上或可或否既而以其煩數稍厭之歸德無計乃於閣之中堂設一木筒上橫書天啓聖聰四字下細書列為六款曰復御朝講曰批發章奏曰補用臣僚曰考選科道曰起用遺佚曰停止礦稅置之南面每晨進閣輒肅拜稽首且有祈籲之語以冀挽回天聽無日不然內璫素憎其權且笑其迂遂以其事上聞四明因得乘隙間之上意始漸怒謂此僉父且公然詛我其所獻替若水投石十不得一矣午春

二沈並去蓋聖意已久定而恩禮之厚薄亦遂夐別矣

歸德去國

歸德得請未行有傳其服賜蟒游西山觀形勝者有傳其未歸且迂途南行訪所厚者將因緹騎以遷禁廷歸德憂甚作書辨之良苦其書首云甫仁卿兄不知定屬何人或云即歸德門下士僞造此謗并此書以貫四明通內逐歸德之罪未知孰是

致堂胡氏

胡致堂名寅字明仲爲胡安國長子雖垂髫孺子亦知之孝宗一日在宮中閱通鑑綱目有致堂胡氏斷語末

鄭其人因出御札付內閣問其本末時洛陽劉文靖諸公在閣俱茫然失對遂直陳以謝比出閣翻閱故籍始得之具揭以復且以寡學引愆上亦不罪也是時李長沙爲次相以博雅稱豈不嫻此或恐劉護前故韜晦示拙耶胡所著讀史管見等書初非秘冊想劉亦未嘗寓目宜邱仲深笑其一屋串子却無散錢其後馬端肅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蓋亦不止正德年號一事也

膺璽丞

故事首揆任子得拜尙寶司丞係在京堂上官以爲極榮次揆雖一品不過中書舍人間亦有得璽丞者則主

上特恩不以爲例惟世宗時桂蕚席書輩皆以參揆得此蔭則議禮貴人亦非故事也惟泰和伯陳萬言以中宮父蔭子紹祖爲尚寶司丞其後秉一眞人陶仲文以一品六年滿蔭子世恩爲尚寶司丞一則戚畹一則方士一在嘉靖初年一在嘉靖末年其始泰和伯拜恩尚有上疏諫止者至仲文則舉朝無一人非之矣仲文考績時至加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兼支大學士俸竟是正任宰相體例矣尤爲刱見仲文先名典恩先是致一眞人邵元節已蔭子啓南爲太常寺卿矣

兩州同

江陵奪情詞林自吳趙抗疏之外有張新建趙蘭谿俱有進言因以辛巳大計謫爲州同知後辛卯二公同赳拜相時人改宋詩嘲之云龍樓鳳閣九城重新築沙堤走相公我貴我榮君莫羡十年前是兩州同

宰相下獄

古來宰相下獄可得全者漢惟蕭何周勃出而復位唐則狄仁傑魏元忠皆重貶再相蓋雄猜之世使然本朝永樂閣臣則解縉外論僅得謫死惟楊士奇凡再下獄再入相以功名終黃淮錮獄凡十年至仁宗始赦出亦危甚矣至天順元年徐有貞下獄幾繼王文而誅貸命

戍金齒僅得赦歸死牖下至嘉靖間夏言以少詹事與張孚敬互訐下獄赦出未幾拜相後三逐三名還再下獄卽死西市本朝二百餘年宰相蒙殊眷又罹極法者惟夏一人而已王文不足道也

詞林

考吉士變體

吉士一科兩試者爲永樂之甲申嘉靖之壬辰一年三試四試者爲宣德之癸丑僅選江浙閩蜀南直隸而他省無一人爲永樂之戊戌僅選中原江北四川而南士無一人爲正統之戊辰僅選兩直隸江浙閩蜀而中原

及楚秦兩廣滇黔無一人爲景泰之辛未不試而中旨
竟傳改者爲正德之戊辰已改庶吉士而無一人留爲
史官者爲嘉靖之丙戌己丑二科臨考擬題已進呈而
又罷不考者爲嘉靖之壬戌正卷已定呈御覽而館元
斥不許者爲萬歷之辛丑皆詞林中異事至於吉士員
數文皇初爲二十八人尚循其例然未久已大不然如
永樂乙未科至六十二名正統戊辰三十名成化丁未
三十名宏治乙丑三十名正德辛未三十三名正德丁
丑三十四名嘉靖乙未三十名嘉靖辛丑三十三名隆
慶戊辰三十名隆慶辛未三十名此皆溢於額者若不

及數者二十名外不具論永樂丙戌十四名永樂辛卯十一名永樂壬辰十七名永樂戊戌十六名永樂辛丑十五名永樂甲辰六名正統丙辰十三名景泰甲戌十八名天順庚辰十五名天順甲申十八名成化乙丑十八名宏治癸丑二十名宏治丙辰二十名宏治壬戌二十名正德戊辰八名嘉靖丙戌二十名嘉靖己丑二十名萬歷壬辰十八名萬歷乙未十八名

吉士闈試詩

嘉靖壬辰科庶常王梅吾郡之平湖人是年遥改後初進館赴閣試長安新秋感興七言律詩云鳷鵲樓高灝

氣橫堯冀南律又敷榮六龍扶日明華衮五鳳搴雲瀚大清西北烽煙靳入警東南民力未忘情青袍際遇渾無補退食遲遲媿友生當時以爲第一後授官止得主事少年僑才乞假歸里未幾夭無子其名遂無傳弃問其邑人無知者是年館選凡兩度以後選者改入梅前後皆預焉凡二十一人館元爲呂懷拜給事蓋用前二科袁袠唐順之例末名兩度俱郭希顏反留爲史館時留者七人而主事至九人皆首揆永嘉意也首甲狀元林大欽年二十二授官尋以酒色亡第二孔天胤以王親出爲督學僉事終於外僚第三高節授編修而不免

遣戍其六十中受極刑者二人一爲胡守中其一郎郭希顏○次有爲乙未吉士三十人留者至二十人主事止一人其前列十二人者俱以廷試策有御批不試卽改庶常後散館俱授史官惟任瀛一人出爲給事中時李任邱爲首揆也雖聖主有意抑揚而當國者之立心厚薄亦略見矣○王辛卯浙江第七名廷試三甲與紹興沈鍊同榜戊戌三甲同邑馮汝弼趙伊鄉會同登馮保會魁

鄉紳異法

成化初羅一峯以修撰劾首揆李南陽奪情雖外謫而

名震天下未幾復官請告里居立鄉約以整頓風俗其法甚嚴莫敢不遵獨有强梁二人不服且屢違教令乃命其徒共執投水中一峯旋亦下世鄉人白其事於所司其徒數十人俱坐謀殺人爲從者律受重辟使羅尙在不知當時何以置對此公品格豈可議但此等舉動太覺出格貽累多人亦學術未純所致歟先是章楓山聞羅行鄉約作長書峻詞力止之比書到已無及矣○又崔後渠洹詞云羅一峯行鄉約而戮族人或卽此事抑又一事耶

吏部

大計添浮躁

舊例考察自老病貪酷外則素行不謹罷軟無爲二項一切罷斥無降級調用者後以立法太苛謂疎放者似不謹遲緩者似罷軟概棄不無可惜乃創爲浮躁淺露才力不及二款爲次等京官降一級調外任若外計皆以貪酷等項罷斥無降調之例成化丁未年大宰李裕始奏設才力不及一條對品調用嘉靖間不及者俱降一級其後漸有降二三級調用者此法行之已久至今上辛丑外察延津李太宰三原溫御史爲政乃建議外吏亦豈無負才而輕佻者亦宜增入浮躁爲不謹之次

其降級亦視罪之大小爲輕重上允之今遂遵用之或云是年有才士被妒難處以不及故立此例未知信否其年拾遺卽以浮躁處李本寧憲使降一級矣

外計及大京兆

三年外計六年內計初無定朔至憲宗朝漸有成議且內外官亦截然分兩察典矣惟成化二年丙戌則應天府尹王弼坐老病罷以大京兆而屈居有司之列已異矣次年丁亥應內計却不舉行至五年己丑止當外察而南京吏部察郎中潘孟時等凡十六員與外官同斥誦何也八年壬辰內外計後次年癸巳當內計又不行

矣而三年外計竣後又不時遣侍郎等官巡行考察時府同知毛瑔以爲言上不省也蓋官評之嚴於外而寛於內自昔然矣

士紳怪癖

縉紳有性癖可笑者如周洪謨在成化間爲祭酒酷惡鴉聲募監生能捕者與之假人遂目爲周鴉鴉近日陳經濟爲湖州太守酷惡鴉聲偶聞之必痛笞其隸人遂目爲陳老鴉亦與鄭鷓鴣袁白燕等異矣

二胡暴貴不終

世宗所進用者後多不終而無如二胡御史之奇胡守

中以庶常爲刑部主事用翊國公郭勳力改御史扈上
幸承天以治具精辦得異眷改春坊司直郎尋進僉都
御史又晉副都俱兼詹事府丞時去登第時甫八年耳
會上怒郭勳將窮其奸守中懼株及乃極論勳罪自解
時人笑而惡之時議設重臣經略薊州上特陞守中兵
部侍郎以往面賜飛魚服勉以努力行且大用守中貪
暴不法爲言官所劾逮下獄論斬又二年與建昌侯張
延齡同死西市年纔四十其後則胡宗憲以御史按浙
江用倖臣趙文華薦超爲僉都御史禦倭尋以功進副
都進侍郎進右都御史兵部尚書兼太子太保言官劾

其貪淫逮下獄論罪上以獻瑞有勞釋歸又三年嚴世蕃羅龍文坐法言官復論其與同鄉逆賊汪直交通又與同鄉羅龍文行賄於嚴氏再下詔獄始斥宗憲爲編氓再下刑部訊問死獄中二胡皆以權奸薦用亦以材諝受上知皆驟貴而死非命守中初爲郭勳所厚自言善彭祖御女術郭信愛之使出入臥內因與勳諸妾媵通宗憲在江南亦恣情妓樂自負嫪毒之器至擁諸倡女與幕客宣淫於制府乘醉狎御史門役至發旗牌斬之又通健步徐子明之妻納鄉官洪楩之女爲妾蓋二胡功罪稍不同其以淫肆扞綱則一也○嘉靖初年超

擢者如議禮諸臣結託最深例得保功名他如夏文愍
之以侍講學士兼都給事中與胡少中之都憲兼官僚
相似而皆不令終胡梅林之陞與王思質不異而受禍
亦同惟趙文華以侍郎告訐遂晉尚書加太子太保蓋
以三品直躋一品敗在胡宗憲之前其人益不足數矣
君恩如朝露信然哉○夏文愍之兼都諫雖極異然以
從五品帶正七品猶之可也天順間商文毅薦林莊敏
聰以春坊司直郎兼吏科都給事中則以宮臣之從六
品帶侍臣之正七品從來並無此體制實一時特恩亦
省垣中佳話也

後輩侮前輩

嘉靖間上不次用人朝士多驟貴往往凌前輩每出其上如初元時張璁劾楊廷和得志既而與楊一清費宏輩同事又百端侮之使不安其位然張恃聖眷深重雖屢斥而仍屢召不及禍也繼之者爲夏貴溪與嚴分宜同里也夏舉丁丑科驟貴嚴爲乙丑科相去十二年而官每躡其後夏作意狼籍之嚴僞爲遜讓而夏不悟卒爲所陷死西市至甲寅乙卯間王思質忬用禦虜功驟貴以右都御史兼兵侍督薊遼時唐荊川順之從田間起以職方郎中閱視各邊與王亦同吳人也唐舉己丑

科王辛丑科科相去亦十二年王位已垂祝唐爲堂屬唐自以前輩威名新被簡用公卿俱下之謂王之簡倨復命疏內譏其一夾不練致觸聖怒不免極典是雖介溪之險荆川之褊然二公亦自取之至世宗末年袁慈谿入與徐華亭並相袁與戊戌徐與癸未相去十五年袁又徐督學時諸生也袁倚上恩幸遇事輒專決不少讓徐故爲贊歎自以爲不及袁深信之不疑居半載以病去卒於途徐積前憾僅與下謚徐雖非嚴比然亦可爲凌轢前輩之戒矣

汪徐相仇

汪雅堂名在前歙人也嘉靖之末以諸生侍其父炎爲崇德縣丞其父故明經性迂癖與同僚不叶被其構於上臺因得罪下訟牒於嘉興知府徐必進徐亦素憎其倨立意羅織之讞日當受笞雅堂蒲伏哀泣願代受撲且口稱生員徐益怒卽出題試以文立成以獻則又呵罵謂文理乖謬稱儒必僞命痛箠丞胥靡之汪歸應試卽以是年列賢書明春戊辰舉進士筮仕卽得嘉興府推官徐已驚怖汪奉丞夫婦來廨舍徐禮接殷縟餽餉無間汪亦僞與周旋久之自謂忘故隙且歡好矣徐有吏才但乏素絲之譽汪潛瞰其篋簏默籍日月纖毫不

爽及用事之司獄與衙役俱備偵詳記上之直指白簡糾之時新鄭高文襄兼領吏部正加意懲貪得旨提問追贓則徐已陞福建海道副使行矣遂從閩中逮至對簿則所坐皆實錮浙江按察司獄久之贓完始發遣徐廬州府六安州人也與汪爲桑梓初處丞固無香火情比汪報東門之役人亦尤其已甚汪以常調僅轉南刑部郎以去至今上辛巳以計典罷官其人性慧多才未究其用暮年尙未忘再出也

朝士匿喪

永樂七年御史方恢父喪不丁憂太子曰御史朝廷紀

綱之官彼旣不孝何以糾正百官執送上行在治之永樂十四年刑科給事中丁鈺者本淮安府山陽縣民以才訐著名因里人賽社誣告其聚衆爲妖坐死者凡數十人法司上言以爲忠特授今官後坐母憂未滿輒隨衆大祀齋宫爲御史所劾時上亦行幸北京逮至行在以大不敬論戍正統元年禮部司務范繼先聞母喪匿不舉命降邊遠雜職正統五年博興知縣梁吉襄陽訓導馬坐俱坐匿母喪爲民正統十四年給事中王汝霖父永和死於土木不知哀而嬉笑自如爲刑部侍郎耿九疇等所發嘉靖九年十二月吏部侍郎董玘聞父喪

不去位御史胡明善發其事上命都察院行勘旣而都御史王廷相言御史所奏不妄下部覆議命革職爲民永不敘用夫方恢丁鉦王汝霖皆列臺省繼先亦在部署其餘亦士人讀書乃敢悖逆至此固可怪恨董中峯以會元鼎甲負一代重名乃作此喪心事已無面目居人世他日何以得昭雪復官身後崇贈大宗伯賜上謚文簡似不可解穆宗初元濫恩亦其一也

不跪部院

吏部都察院綱維百辟京官自堂上官及詞臣科臣而外見於公署未有不廷參長跪者若外吏則上自藩臬

之長而下一切行跪禮不敢少異惟正統初江西提學副使王鈺以考滿至都察院不跪左都御史陳智怒其失禮呵斥之甚厲鈺遂引疾掛冠歸楊文貞士奇其部民也重其節爲詩送之稱其直道此時正爲首揆不能挽留之也宏治初年原任行人司副莊昶以薦名用至京見吏部亦三揖不跪時耿文恪裕爲冢宰以其夙望留之恭令司官送之邱文莊濬最憎之謂爲背叛朝廷比轉南吏部郎中值京察則倪文毅岳爲南冢宰以老疾去之倪與莊俱應天府人也蓋亦嫉其傲云夫上下自有等威卽跪亦屈於官非屈於其人也兩公抗顏自

高非心廢退謂之存品則可謂之知體則未然

考察科道

高新鄭再起以首揆秉銓追恨臺省之聚劾也乃從中
搆得特旨謂朝覲考察在邇糾劾宜公先將科道官奸
邪不職者嚴加考察其去隆慶己巳京察甫一年耳時
言路俱聽考不敢言趙內江方以次揆掌都察院特疏
諫止云恐所司承望意旨過於嚴切未免忠邪並斥且
引漢唐宋鉤黨之事爲鑒更有未有舉數百人一網打
盡之語疏末又云臣兼掌都察院亦有考察諸臣之責
與其調停營救於下孰若輸忠哀懇於上趙意專指新

鄭也新鄭知其意事後必將駁正莫若引與同湔以杜其口乃又請會都察院共事疏中尚引閣臣李本掌部管察而都察院不與爲言以嘗上意上命趙同往察於是新鄭不盡得行其意而斥不謹者九人以前給事魏時亮爲首浮躁者八人以前給事陳瓚爲首皆往時彈高最峻者事既竣恨趙終不解乃以疏授門人都給事韓楫劾內江去位甫踰年而上登遐新鄭見逐楫亦以考察斥而時亮瓚等各從廢籍中召用驟至卿貳蓋計典仍不足錮人而韓楫爲世大詬不復振云高新鄭生平彷彿似桂安仁其才鋒氣魄同忮忍專愎同其受主

上眷知亦同故皆能秉權行意如此頃今上乙巳一察則又不然矣時沈四明爲政臺省寡參晨星吏部上應諭者數人皆內批留用時考察久不舉四明密揭以言路之人爲言故上下此旨此嘉靖間留彭澤留趙文華輩之後所僅見也沈揣其時其勢非可用亢壯之時別爲此術以結言官正如韓平原攻道學而敗賈秋壑繼之自度必不能勝乃厚加寵命以博其譽事若相反而作用則一也

星變考察

成化四年彗星見考察南京御史楊智等給事中朱清等

劾章綸外又及刑部侍郎王恕謂其到任半月即託本部郎中黃綬娶已故劉指揮妻文氏為繼室以大臣而羈失節之婦宜加斥責上并命葉盛等按治之亦得實上亦以革前姑宥按章恭毅王端毅二公俱一代名卿生平無玷猶不免為庭闈之愛閨閣之私受一時指摘情昵之難割如此哉然而纖瑕終不損完璧則大節昭昭耳目也

辰巳考察

朝覲以辰戌丑未年考察外官巳亥年考京官此成化後例也而亦不盡然如宏治九年丙辰朝覲去布政葉

萱等是矣至三月終上復命考在京五品以下堂上官
數人如例致仕閑住而不及庶僚已爲異矣至十年丁
巳正大計京官之年吏科都給事李源又請考察浙江
布政寗泰等十三道御史徐昇等奏亦如之事畢踰月
始考京官此皆事理之難解者時徐文靖溥當國而劉
梅庵李西涯謝木齋爲佐

官臣詞臣兼吏科

永樂中李準以太子賓客兼吏科都給事中景泰中林
璁以春坊司直郎兼嘉靖中夏言以侍講學士兼而李
準者初以鳳陽府照磨得陞賓客葢以九品冗員升三

品官僚尤爲異事其他詞林言路互換官職如金達李昊輩之以檢討改給事者儲懋以吏科給事陞翰林修撰者儀銘耿裕劉夔張思許誥以給事改檢討御史許瓚改編修者又不足異矣

徐晞三代遭際

吏員徐晞仕國初至正統間正位兵部尙書致仕以異途任六卿世所共豔然不知其子孫所遇更異晞之子訥以廕授後軍都督府都事養病歸至天順元年復任乞升上命升爲尙寶司丞是直以首揆任子待之已爲奇事訥之子世英者以善書入中書科寫誥勅授中書

舍人積勞至通政參議又進南京左通政成化九年致
仕歸宏治三年卒賜諭祭如例又非吏員非任子竟以
白身致九列均有淸流所不敢望者噫唏何修而得此

施丐

好施固是天性又是陰德然亦有儘可商者如予幼時
在都中見故相許新安遇冬月輒令人負錢隨輿後遇
寒餧者輒乞之每出則鶉衣千百繞其左右有時錢不
給則爭奪喧呶閒至詬詈至命促輿急去時首揆申公
三揆王公輩以非體勸止之許行之自若也近年南中
則李九我宗伯丁敬宇廷尉亦行之貧丐無厭每值一

施輒三四及詭名以博青蚨天街闤擁時或枳道不得前亦聞有諷之者終不納也三公俱具菩薩行邉恤人言倘得請於朝如唐之病坊宋之施藥慈幼局行於輦下爲惠更溥諸公豈見不及此想限於時勢物力不能遂其志耳

戶部

安南戶口

古今戶口之盛至一千萬戶而極矣永樂六年蕩平交阯新平侯張輔奏安撫人民三百一十二萬有奇獲蠻人二百八萬七千五百有奇總得華夷戶口五百餘萬

朮彈丸地乃居漢唐極盛時天下之半矣又糧儲亦一千三百六十萬石象馬牛亦二十三萬五千九百餘俱太盈溢恐未可信

江南白糧

江南白糧之爲害至今日而極矣吳中士大夫亦嘗相對而無能上控惟先朝詹事霍韜曾有疏陳時弊內一款云成化以前糧戶解納白糧及合用料物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官驗收乃運送內府糧戶不與內臣相接故內臣不得多取小民不致虧害宏治以後部官避嫌不肯驗收責小民運送內府是故有白糧一石加至

一石八斗乃能上納者矣各項料物有索取銀四百餘兩乃得批廻者矣雖有法禁小民敢與內臣抗乎雖有號訴九重萬里曾無爲之上聞者乞勅各部改正舊法俾貪暴不肆苛虐小民不致重困庶幾弊政少除民怨少息疏入上令所司議之以聞而弊猶故也至隆慶二年蘇州知府蔡國熙奏民運白糧如內官監白熟細米每石加耗一斗供用庫白熟粳米酒醋局白熟糯米每石加耗五升至於鋪墊等費每石酌議三分與光祿寺祿米倉白糙一體收納監收者不得越例需求戶部覆奏如其請上命允行蓋兩朝亦知白糧之害故允一二臣

之奏然當時已未必能行僥尋至今其加耗且十倍內臣需索日增無已江南膺此役者家立破矣○額設白糧一十八萬八百六十餘石有奇南浙之蘇松常杭嘉湖六郡徵解然蘇州府則長洲吳崑山常熟吳江五縣太倉一州而嘉定縣無之常州府則武進無錫宜興江陰四縣而靖江縣無之湖州府則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五縣而安吉州孝豐縣無之松江府則華亭上海青浦三縣俱有嘉興府則所轄七縣俱有

貢害

今南直江陰縣貢子鱭起自洪武間太祖幸江陰侯吳

國興宅以鱭供御膳上賞其味命歲貢萬觔爲一縣大害至隆慶二年用光祿寺趙錦言始減其半國興卽吳良時未改名也松江府大紅雲布至今爲巨害重繁之役相傳其鄉人錢文通溥爲翰林時服以進講爲英宗所矚目問知出於松江遂命歲充御服又太倉州白苧布本閒左所衣不足供上方偶有以餉壽寧者服以侍內廷曲宴孝宗與孝康后亟稱其嘉命本州歲貢六十匹時州治初建軍民未安撫臣彭禮力爭之乃得稍減又數年而停止葢聖主皆無心厲民無柰邪臣導誘爲害一方遂至於此

歲入

今宇內歲入各項帑金不及千萬然惟正之供入太倉者不滿四百萬前元取民最輕固不可法乃稱之宋則大不然太宗至道中歲入一千二百餘萬天禧末則二千六百餘萬矣神宗熙寧初遂至五千六百餘萬已可駭然猶全盛天下也南渡以後憲宗朝歲入乃至六千餘萬以偏安一隅乃得此數固爲橫征然以此支方强之蒙古苦戰五十餘年而後亡者不可謂非事力之裕也而民尚不告病當時主計者勝今日萬萬矣

禮部

郭宗伯論謚

近年郭宗伯明龍上疏議補謚奪謚以身犯衆怒而不顧天下壯之然其中亦有未確以予所知如嘉靖中戸部左侍郎唐冑正直忠讜法宜補而不議及又如吏部尚書汪鋐邪佞狠惡蓋世無兩法當奪而亦不議及豈智者之千慮乎

文廟不祀周公

文廟自唐以前俱祀周公爲先聖南面坐以孔子配爲先師東向坐至開元二十七年孔子始得並坐南面其後又以孔子爲先聖顔淵爲先師今制獨崇孔子尚爲至聖但顔子猶得降居四配以周公上聖僅祀於文華

殿之東室則五帝三王之後雖與孔子東南相向然不得復享大祭是亦當討論

議革張浚祀

南宋宰相張浚萬口吠聲以爲聖賢朱晦翁晚年深自悔咎輕信其子張栻家稿遽草行狀以致天下不信本朝安陽崔銑極愉之語見洹詞中又長洲祝允明罪知錄深譏其失近日婁中王衡力詆其人俱千古快論然俱未及聞之朝至萬歷十六年十一月始有馬比部一疏今載其略僅十之二云○刑部署員外郎馬貫奏爲議革濫祀前代宰臣以正大典事臣惟國家設立帝王

廟其臣之輔佐有功者旁列焉皆合祀典無可得而議獨宋臣張浚者亦與列則與諸臣賢否頓殊不可概論也宋高宗之不能中興者豈特壞於秦檜之主和張浚之爲將有累中興者多矣張浚受宋重任三命爲將三至敗績葢以量狹果於自用而不能聽諫智黯暗於兵機而不善用材故也建炎初浚奉命出兵合熙河六路兵四十萬人馬七萬匹鼓行而前使人告曲端端曰彼將士精銳因糧於我我反爲客未可勝也若按兵據險擾其耕穫使不得耕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彼必困敝乃可圖也浚以爲不然王彥說曰陝西

兵將之情未相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閬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復不然吳玠郭浩諫浚又不然顧以為東南事方急不得不為是遂次富平縣婁室引兵驟至諸軍皆潰自是關陝不可復此富平之敗一也紹興七年後視師淮西帝本委岳飛圖大舉矣詔飛詣浚議事浚問王德淮西軍所服以為都統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酈瓊素不相下一旦壓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不足服衆又問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然其人暴而寡謀沂中視德

等耳豈能御此軍哉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飛與浚忤卽日上章終母喪服步歸廬山浚怒奏飛積慮在於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以呂祉爲都督以王德爲淮西都統制酈瓊副之瓊與德列狀交訟瓊以衆叛降於劉豫呂祉死之此酈瓊之叛二也孝宗卽位命浚都督江淮總率李顯忠邵宏淵二帥顯忠與宏淵不相能而顯忠則竭忠報國宏淵則懷私誤國者也浚不能辨乃使之並戰金孛撒引兵來攻宏淵則按兵不動顯忠獨以所部力戰又用克敵弓射却之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且猶不堪況烈日中被甲苦戰

乎人心遂搖無復鬬志諸將各遁浚不能晉宏淵之罪而領職仍前反安置顯忠使懷恨而殁此符離之潰三也然其經理圖謀之不善非止如是而已富平之役李綱尙在浚忌之而不能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浚惡之聽其歸而不能留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陜浚雖聞其賢而不能舉以自副然則宋高之不能中興者秦檜爲之首而張浚爲之從也然浚之罪又不止是也以曲端之將才足以輔岳飛而恢復中原者乃不聽其謀受讒而遠謫之既謫矣又假設端之旗以惑虜而不知其事已洩遂至大潰既以潰爲慚復圖用之而又聽吳玠

之譖陷之獄中端仰天長呼指戰馬云天不欲復中原
乎泣數行下浚又必欲置之死地隨使康隨坐之鐵籠
熾火逼之一時九竅流血而死此何異於秦檜之死岳
飛乎岳飛之見殺百世之下雖婦人女子亦知憐其冤
若曲端之見殺及浚之屢敗史冊事俱難掩而中不無
掩飾故不謂其殺戮忠良敗壞國事而反謂其能雪讎
復土謬歸以中興之功後世儒臣不加詳察誤入帝王
之祠享我祖宗俎豆即古帝王與忠良之心必羞與之
列矣疏上得旨下禮部會議以聞竟以衆論不同而止
馬疏雖正大然皆世共傳之事如富平之敗歸罪趙哲

斬之蓋訐苗劉時哲爲首功浚欲專歸於己以掩其愆
殺之正如正三歲兒僭位之罪殺太子旉同一肺腸無
非張大其復辟功也符離敗後尙敘賞諸將疏云殺傷
相當而私遣使詣金請和孝宗始大怒逐之近有友人
云張浚游談惑世似王衍自以爲是執拗不回似王安
石不知兵而妄談兵似李元平擅封拜專生殺似王浚
掩敗爲功似鮮于仲通厚結幕客抗脅朝廷似王敦郗
設小使輸情於敵似王黼報恩私門不惜公家始終庇
萁潛善似張全義妒賢嫉能黨同伐異巧譖李綱岳飛
又似元載李逢吉諸人其然豈其然乎○按高宗崩時

將祔廟史官楊萬里宰相周必大輩凡號理學大儒俱欲以張浚配獨翰林學士洪邁謂宜以趙鼎呂頤浩陪祀廷臣右浚者紛起爭之孝宗卒用洪邁議祀趙呂二臣浚終不得侑食則浚在當時已有定論矣豈有見擯於本國而崇祀於異代者馬比部之論百世不易也馬號具泉吳郡人與祝枝山王辰玉俱同里三君子不謀而合眞卓見哉○浚弑太子旉弁乳母同埋其事與朱全忠殺故太子德王極類但浚不反耳今謂宮人觸金香爐有聲致旉驚殞此李煌太子事浚黨妄移之以飾浚罪正如以韓琦處元昊刺客事亦移之浚謂遇苗劉

行刺於秀州同一囈語

孔廟禮樂

宏治九年孔廟春祭太常寺奏祭先師孔子已用天子禮增爲八佾之舞惟樂器之數尙用諸侯爲未稱請增文廟樂器人數爲七十二人如天子制禮部復請通行天下并南京國學一體遵行上謂所言良是如擬以副朕肅奉先師之意開五日爲丁祭卽如擬行之時太常寺卿爲崔志端本黃冠也至嘉靖初大學士張孚敬迎合上意改八佾爲六佾樂器亦遞減之是孔子之徒反背其師不如猶龍弟子有人也惜哉

孔廟尊稱

孔子徽號久已有定稱即加至百言不足揄揚而宏治間議加美名有可笑者如刑科給事中吳世英請加孔子爲文祖大成至聖已屬未妥至十三年常熟知縣楊子器又請加孔子爲配天廣運大成至聖萬世帝王宗師雖褒頌倍尊似更支衍當時俱置不行此又非禮之禮正如唐宋間人主尊號至二十餘字極古今之懿美總之皆贅也此等建白恐夫子聞之亦未必樂○景泰三年國子助教劉翺乞尊孔子爲帝增樂舞爲八佾事下禮部時胡濙爲尙書不許然八佾之議成化間竟行

之○成化間考[illegible]謂[illegible]劉[illegible]一[illegible]府運無神命議不允

則周正爲禮官

考察官議禮不納

嘉靖四年大禮集議書成加禮部尙書席書太子太保書乃上言自臣等正議五人外附議者六人則參議熊浹等正國是定人心者一人則侍郎胡世寧乞附名禮書者二人則百戶聶能遷等請附太廟一人則署丞何淵助大禮一人則先任給事中陳洸以議禮爲人族惡誣其妻鄭以奸離異誣其子柱殺人重辟乞爲開釋得旨如議洸免解爲民鄭免離柱免死於是人思榮進求

陞求復職者俱如所請至是考察罷閑御史虞守隨者
襲百戶隨全之說撰述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上以陵
寢重事守隨前爲言官不聞獻議今以罷去妄議惑人
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又諭大學士璁與萼鑾議璁言
廷臣謂太祖不遷皇陵太宗不遷孝陵皆正論當從上
嘉納之至七年禮部祠祭郎中畢廷拱坐考察謫知州
乞原銜致仕弁言章聖后謁世廟時侍郎劉龍執不可
臣力諍之不得近聞纂禮書偷於聖母謁廟之條大書
禮臣昧禮違諂之失而繫臣名於下則臣之心白矣疏
入上不省蓋世宗之嚴愼計典不肯輕破成例如此固

不待豐坊之獻諂不收也

命名禁字

宇文周天元帝好自尊令臣下不得有高上天大之名至改高祖稱遠祖後世非之至宋政和中給事中趙野奏陛下寅奉高真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者悉令釐正尚有以天字爲稱亦當禁約徽宗依奏本朝正德初劉瑾盜柄時亦矯詔禁官民名字有天字者俱更正總皆非盛世事也惟避諱一事古今最重而本朝最輕如太祖舊名單一字及後御諱下一字當時卽不避宣宗英宗廟諱下一字與憲宗潛邸舊名及再立東宮所

改新名下一字則士民至今用之無一避者斯爲異矣

尚書被嘲

施純者順天東安人由庶吉士爲給事中遷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恙口吃每奏答之際以舌本出是字而艱純乃密奏請改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遂琅然大喜立擢侍郎以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時登第僅十年也時人爲之語曰何用萬言書兩字做尚書又顧可學者常州無錫人由進士官布政參議罷官歸且十年以賂遺輔臣嚴嵩薦其有奇藥上立賜金帛即其家召之至京可學無他方技惟能煉童男女溲溺爲秋石謂服之可

以長生世宗餌之而驗進秩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至命撰進士題名記用輔臣恩例事吳中人爲之語曰千場萬場尿換得一尚書蓋吳人呼尿書二字同一音也二人同起甲榜同位秩宗但被恩非正爲時所薄如此

科場

永樂補試再試

永樂元年癸未三月禮部言科舉舊制應子午卯酉年鄉試去年兵革倉猝有未及舉行者請以今年秋八月合應天府及浙江等布政司皆補試其北京郡縣學校

近廢於兵者宜暫停止俟永樂三年仍舊鄉試制曰可
本年秋八月命侍讀胡廣編修王達爲應天考官次年
甲申即會試取四百七十二人爲本朝稀有之盛葢補
癸未會試且倣洪武乙丑科例也至四年丙戌會試始
爲正科僅取二百十六人放榜後廷試已取林環等三
人爲一甲授史官如制矣再命乙榜舉人廷試取周翰
等三人如一甲例授翰林則異典也至七年己丑會試
取中陳璲等八十四人其數益少時文帝幸北京未及
賜廷對皇太子命授副榜第一孔諤爲左中允竟賜山
身雖用丙戌例而正榜多士尚未試先拜乙榜爲官僚

尤爲殊寵會御史劾試官侍講鄒緝等出題誤謬下獄
命再試下第者得熊概等十數人俱候至辛卯年上自
行在回同廷試蓋數年間鄉試會試事俱非尋常所有
也○試官王達者先以編修主應天試次科乙酉以侍
讀學士再主應天試次年丙戌復以讀學主會試連司
文衡三次亦前後未有而熊概等十餘人其後多至亞
卿中丞等官○按洪武十八年乙丑會試取中四百七
十二人蓋罷科舉者已十五年不妨多收文皇靖難開
科與開國無異故所錄如其數又洪武十七年甲子應
天鄉試中式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亦鄉闈所絕無

但不知永樂壬午鄉試數者何孟瞻登進士爲承勅監庶吉士以受贓論斬

鄉試怪事

正統六年辛酉江西主考官禮部主事林璧湖廣岳州府通判林文秸同考官浙江鄞縣致仕教諭錢紳取中舉人胡鼎治易刑程家人卦象辭義九五陽剛誤作六五柔順爲御史邸俊所劾幷言湖廣試錄自增知貢舉官二員俱有罪鼎當斥囘肄業三考官宜治罪如湖廣例者亦宜禁革上允之國初外省考官俱用教職至宏治間始謂用京官尋廢罷矣何以英宗初年即有京官

典試且其副林文秸者爲永樂乙未庶常雖云名士乃
郡省有司也何以得並列又分考教官豈少人而以休
致者承之耶又會試始有知貢舉官豈鄉舉所得僭稱
當時典制了不可曉即紀述諸書更無有及此等事者
惟宣德己酉編修董璘主浙江試正統丁卯修撰許彬
主福建試則奉欽遣以出亦未定制也○又正統十二
年山西鄉錄內詩經題維周之楨以楨字犯楚昭王諱
爲禮部所糾上宥之但令罰俸今若如例迴避將無題
可出矣又景泰四年山西鄉試錄刊中庸義一篇考官
徐霖批云文與人同理與人異宣府巡撫都御史李秉

劾之云如霖所云則蹈襲雷同之文且戾旨背理今其文不然宜追霖緜幣入官景帝從之此等批語亦常事何至吹毛若此

科目別舉

國初以洪武三年開科至六年罷勿舉十三年正月詔左丞相胡惟庸罷丞相官不設別置四輔官命天下舉山林之士其科曰聰明正直曰孝悌力田曰賢良方正曰文學術數其至者凡八百六十餘人各授以官至有竟拜方面大僚者然雜科舉選止此矣其名稱最繁者無如唐其次則宋唐設科目進士之外從高宗顯慶二

年至文宗太和二年其目皆可紀有志烈秋霜科幽素
科詞殫文律科岳牧科詞標文苑科蓄文藻之思科抱
儒素之素科臨難不顧徇節寧邦科長材廣度沉跡下
僚科文藝優長科絕倫科拔萃科疾惡科龔黃科才膺
管樂科才高位下科才堪經邦科賢良方正科抱器懷
能科茂才異等科文以經國科藏名負俗科文經邦國
科藻思清萃科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科道侔伊呂
科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直言極諫科哲人奇士逸淪
屠釣科良材異等科文吏兼優科文儒異等科博學通
識科文詞雅麗科將帥科武足安邊科高材沉淪草澤

自舉科高才未達沉跡下僚科博學宏詞科多才科王霸科知謀將帥科文詞秀逸科風雅古調科詞藻宏麗科樂道安貧科諷詠主文科文詞清麗科經學優深科高蹈邱園科軍謀越衆科孝弟力田聞於鄉閭科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識洞韜略堪任將帥科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才識兼通明於體用科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軍謀宏達才任將相科詳明吏理達於教化科乃至上勳上相如郭子儀者又出翹關負米科則紀載尚有未盡者而考功之法亦甚詳縟流內之官敘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

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考爲考較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

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軍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糺正之最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為方術之最二十四曰察檢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二

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日邊境淸肅城隍修理爲鎭防之最其至明備矣宋世制科初爲賢良方正與茂才異等又增博學宏詞建隆間增書判拔萃開寶又增孝弟力田又奇材異行文武材幹等科至仁宗天聖七年乃酌舊制定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敎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才任邊寄科凡六科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又高蹈邱園沉淪草澤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者司馬光爲相又奏設十科一日行義純固可

爲師表科二曰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科三曰智勇過人可備將帥科四曰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科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六曰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崇寧三年又設八行其等第孝弟忠和爲上睦姻爲中任卹爲下苟備八行貢入太學免試補爲上舍釋褐優升然而當時賤之後迄不行其最重無如制科入等者不十年至卿相然屢罷屢行南渡後尤重之有博學宏詞與詞學兼茂兩科蓋即本朝偉選意也太祖自洪武十八

年再開科試士遂迄今循其制他途並廢不得進矣

不求聞達科

宋自諸科之外又有律科明法科其後罷明法科而置律學又有日應百篇科則一日作百詩也僅得趙百昌一人然止成數十首卒無可觀宋太宗特命賜及第後無繼者又有不求聞達科然非有司所敢其也本朝陳靜誠吳康齋陳白沙皆由此立登侍從最爲盛典此後薦辟漸多漸輕授官亦漸卑矣

場題成讖

建文元年己卯應天鄉試首題爲可以託六尺之孤一

節是時燕邸靖難兵已漸動衡文者有意責備方黃諸公耶抑偶出無心耶卽云無心與時事暗合亦不祥甚矣

場題犯諱

世宗朝章奏觸忌者例得重譴至中年而鄉會試錄尤多諱忌然亦有不盡然者如初登極時不必論嘉靖十六年丁酉順天鄉試次題爲天地之道博也一節則犯御名上一字次年戊戌會試出博厚所以載物一節又犯御名十九年庚子福建出至誠無息五節凡四犯御名然是時猶未逮治考官也至二十八年己酉浙江題

爲博厚配地一節亦犯御名是年山東以無爲而治程文語涉譏訕逮巡按御史葉經死於杖下何以獨不問浙江也至三十一年壬子四川出博厚所以載物二節則兩犯御名三十七年戊午山西雲南貴州俱出徵則悠遠三節則三犯御名俱置若不問至四十年辛酉順天山東俱出久則徵至博厚則高明湖廣出徵則悠遠一節俱兩犯御名以上俱不見詰雖云二名不偏諱然張永嘉嫌名亦已奉欽改何諸臣不照顧及此葢上是時方修祈年永命故事臣下爭進諛詞以求媚故至誠無息一章層出迭見初不計及御名上一字也揆之唐

朱臣子避諱同音者何啻千里云

預傳考官

各省改遣京官主試定於今上之乙酉至辛卯則三舉矣時山東鄉試預傳爲吏科左給事李周策戶部主事楊鳳二人爲正副於時巡按山東御史何出光貽書於同官李以唐言其事以唐未遽發及差試官疏上果係二臣李始具疏云臣於六月初八日得何出光之揭已云主考爲李楊二臣直至今七月十三日禮部具題與向所傳聞不爽此實尙書于愼行之罪益以于爲山東人他有所私也于具疏力辨李楊二人亦各上疏辭乃

改差刑科給事劉爲楫吏部主事蔡應麟俄何出光亦有參疏至詆愼行抗違明旨蒙蔽弄權時于方負時望旦夕且大拜坐是事上意遂疑之于不能安其位屢疏求去上亦屢以[illegible]事詰責之未踰月即允致仕歸于非行奸作弊者第不密則有之然被白簡則難解釋矣○李周策次年壬辰會試已陞禮科都給事中充同考官蓋償其不赴山東之差也又次年癸巳以京察左官稍遷兖州府判又分考山東時議其辭主考而受分校且俱在東省似乎厚顏於是外計再坐謫歸遂不出

士子謗訕

武宗初年貂璫盜柄國事不必論即科場亦被媢笑如

正德三年戊辰科少傳大學士王鏊吏部尚書學士梁儲爲主考放榜後以取舍不愜士心流謗入禁中大內演戲優人爲主司問答狀或譏其不公則對曰王良天下之賤工也安所得佳文字蓋以良爲梁也是科或傳劉瑾以片紙書五十人姓名入闈主者有難色瑾特爲增額五十名其事未必眞而劉宇之子仁焦芳之子黃中俱以奸黨冒上第又傳奉黃中等八人爲庶常俱非常之事士子之肆詆固宜六年辛未科少傳大學士劉忠吏部左侍郎學士靳貴爲主考首題爲德行顏淵一節程文破題用十哲字面忽有投狀於閣部者內稱訴

冤人顏淵爲乞恩改職事某蒙累列聖恩久爲四配忝降居十哲之列使四人虛一位又使子張無處可居乞爲辨明復職恭亦不得志者爲之是科會元鄒東郭狀元楊升庵眞無忝科名即誚詞何足爲主司損但言官有糾靳京口家人通賂聲題疏上不報時謹雖除而八虎正恣也

贈進士

天順七年會試科場遇火焚死士子九十餘人國子學正閻禹錫請贈以進士上切責不許既而加其言皆贈進士出身上親製文祭之斂其骸爲六大塚葬於朝陽

門外題曰天下英才之墓至宏治十七年南禮部主事王傛奏其父王照以是年會試被焚亦九十餘人之一人今官無主守歲無祭祀各家子孫道遠不能省覲以致居民侵毀乞令有司修築立祠墳與之祭上命順天府葺其牆垣題其門匾且立祭亭三間奏刻英宗御製祭文令人看守禁絕樵採兩朝聖恩加意於士子者厚矣歲久事湮漸不可問至嘉靖末年增築外城則并六塚遺址俱夷平陸矣其如英廟聖製何

建文庚辰榜

建文帝在位止開南宮一次是科爲庚辰以禮部左侍

郎兼學士董倫為主考太常寺右少卿高遜志副之知貢舉為禮部尚書陳迪禮部侍郎黃觀監試程本為之度俞士吉同考試官為右拾遺朱逢吉編修吳勤葉惠仲趙友士徐旭張秉彝所得士如崇仁吳溥吉水王艮廬陵胡靖新淦金幼孜常熟黃鉞武進胡濙莆田陳繼之建安楊子榮石首楊溥太康顧佐俱知名於時金今官大學士少保謚文靖東楊改名榮官大學士太師謚文敏南楊官大學士太師謚文定顧佐官左都御史吳溥為是年會元二甲第一名特授翰林編修雖官不振而其子與弼為大儒陪祀孔廟亦榮異甚矣惟狀元胡

靖本名廣建文賜改今名後文皇御極仍復其名爲廣雖官爲宰相少師得謚文穆然依阿附會時人以配漢之胡廣若胡濙受知文皇爲禮部尚書踰三十年官至太保得謚忠安亦以循謹致大位以上諸人品格不同要皆建文所植以濟後世之用亦奇事也但榜中諸公皆以降附登進獨王艮一人能徇節而知舉兩大臣監試兩御史亦以死難見稱斯爲可貴耳高遜志者本產徐之蕭縣後以元亂徙居吾邑遂爲嘉興人洪武中以布衣徵修元史授編修至今官而故老無能舉之者因併一時在事諸人紀之。初胡廣對策極談藩王之横

有晁家令之謀故建文帝喜而首拔之此後宣力永樂間備極勤瘁以結主知顏亦孔厚矣高遜志字士敏靖難後匿跡不出竟免於難且全節善終較之殉國諸賢忠稍後而智足多矣○庚辰科一甲三人首胡靖江西吉水人次王艮亦吉水人第三李貫爲廬陵俱同郡人眞奇事而永樂初元開科一甲三人亦皆吉安尤奇又董倫前序云是年入試者千餘人較之洪武辛亥會試已五倍之矣

勳戚司文衡

國初以左都督李文忠兼掌國子監祭酒事以駙馬都

尉梅殷司山東學政今人或知之至洪武二十九年國子學正吳啓上言國子生文學優劣分隸六堂遞來俱無甄別高下不分宜考次之上命嗣魏國公徐輝祖及翰林官同詣考試仍令吏部尚書杜澤以次錄用則又兼冢宰銓衡詞林校文之任矣蓋聖祖手刈羣雄顛倒豪傑故從橫用之以示不測非右武人也

陳尚書陪所

陳陪所長祚尚書父名㒶故張江陵癸丑房考門生撫楚時值張封公歿茸麻哭號以謁太夫人驟遷至戶部尚書爲世所嗤笑陪所又爲江陵公辛未大主考門生

以兩世通門人纂無間癸未以兵部職方郎分考南宮今首揆葉福唐今冢宰張灌陽其所得士也陳官至參政以病告歸其人在下中林居凡二十四年無一慰薦及之者何論啟事至萬歷戊申則福唐已大拜當軸灌陽以都諫轉太常為西北正人領袖遂起升憲長以至方伯比福唐去位遂以白簡歸又七年而福唐再起當國灌陽又正統均復起故官以至清卿佐部直拜大司空時論遂厭薄之然以兩門人故無敢指摘及之者兩世尚書俱用埽門得之又因緣師生屢躓屢起終以通顯無惑乎時情營求典試至爭訐同事蔑廉恥不顧也

○陳瑞曾爲蘇松巡按御史有祠在吳之虎邱久圮無迹近因乃子爲司空復鼎新巍奐吳紳有欲毀之者未知能行否

乙未諸才士

乙未鼎甲三公俱南直隸人又皆江左數百里內所產眞南畿盛事蓋自建文庚辰科永樂甲申科一甲俱江西人宣德庚戌科一甲俱福建人二百年來無此盛矣三人並以高才登上第而形貌不等無連璧同車之譽諸進士中最年少者如浙人王刑部季重生長輦下幼有潘河陽之目需次未選閩人曹尊生戶部丱角登鄉

晉再試成進士以末甲守部久住燕都幾如衛叔寶看
殺楚出李孟白大參風姿鮮令但色微有點遂有鐵鑄
觀音之號以廷試高第授官戶曹三君子俱命代才人
又弱冠美丰標一時團聚輦下人皆指爲神仙中人又
如雲間范學憲長白少嘗以時藝質先君比鄉榜又出
先君門士之門得稱通家小友其在公車凡十年與同
里董思白太史硏席石友至乙未闈中其卷爲閩中林
兼宇所賞董林同榜同史官同爲分考比拆卷見范名
因賀之曰此兒才名遠出弟上兒得之眞絕快事且其
貌如璧人更桃李中瓊枝也林喜甚至寓諸門人脩謁

林卽問曰諸君中孰爲松江范兄長白急出班磬折聽
命齒癯而古怪林匿笑不禁始悟其譃也聞闈中更有
蔡敬夫戶部年最少其才亦與尊生伯仲但貌不逮耳
時予未之識蔡與曹同是科會魁又與之同鄉榜

戶部　補遺

茶式

飲茶精潔無過於近年講究既備烹瀹有時且採焙僅
用芽柯無碾造之勞而眞味畢現蓋始於本朝然在宋
已有之特以散片爲下等故搢紳皆不貴之耳宋制貢
茶有三種第一曰團有小龍小鳳大龍大鳳及入香不

人香之別此即蔡君謨作餅者次曰片用茶蒸造實棬模中串之其名有石乳的乳白乳爲狹片頭金蠟面頭骨次骨末骨粗骨山挺等爲闊片皆閩產也其他則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興國軍仙芝嫩蕋福金祿合運合慶合指合出饒州池州泥片出虔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玉津出臨江軍靈州福州先春早春華英來歙州獨行靈草綠芽片金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生黃翎毛出岳州雙上綠芽大小方出岳州辰州澧州東首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兩浙及宣江鼎州止以上中下第一至第五號

散茶有太湖龍溪次號末號出淮南岳麓草子雨前雨後出荆湖清口出歸德州總十一名然供御者只以礮茶爲重故失之遠耳宋榷茶法最奇徽州之初茶利至五百萬緡茶始于唐之貞元而極于宋之崇寜止矣○宋世閩漕鄭可簡製茶不用香名曰勝雪不特其名韻卽其事亦佳本朝貢茶亦惟閩產最多建寜府至二千三百餘斤若廬州次之僅三百斤宜興茶止百斤長興止三十斤二地所出皆今所珍也地方最少者至貢一斤

野獲編補遺卷二終